

喝玉米糊糊的样子，我是小时候到乡下去玩，住在一个姨妈的家里见到的。她不是我真正的姨妈，但是我这样喊她，她是外祖母的一个亲戚，人口多，小孩多，我喜欢在她家住，没有跟着外祖母住别处。

那是一个年代的食物和情景，我却从那个年代到这个年代记了很多年，它们不会瘦掉。灿灿的，黄，三两根咸白菜搁在那灿灿软软的糊上，在地里干了一天活，晚饭就是这般。我虽还小，但是已经懵懵知道不是想俭省，而是只可以这样。可听着那喝得顺溜的音调也灿灿的，呼呼的香，咸白菜嚼得脆响，由不得你不信要求很低的等候也是会实现得有些喜悦的，为生活预备得少，并不等于度过的便是厌弃和潦草，因为有缄默，才活得日落日出，种下又收起。我看着他们盛了一碗又一碗，他们看见我看着他们，原本习惯了的简易神情会忽闪出笑容，那个长得蛮好看的姐姐，

我家的阳台上竖着一张卷起来的大地毯，展开它，长2米，宽1.6米，那是妈妈于2004年从上海买来新加坡的。每一次看到它，我的心就会颤动一下。

那年，我更换了住屋，从新加坡所谓的三房式组屋（两室一厅）换成四房式组屋（三室一厅）；卫生间也从一间，变成两间。妈妈非常兴奋。这是我们家房产证上最大的住房，且是电梯房，虽然它几乎是新加坡人购房的起点。

当年，儿子4岁，年近70的妈妈担心他在客厅水泥

妈妈的地毯

宣 轩

地上赤脚跑动玩耍，会着寒气的，就买了大大的地毯，一个人从上海坐飞机把它背来新加坡。可是妈妈哪里知道，在湿气很重的新加坡，地毯是很容易生螨虫的。而且，那么大的地毯在客厅展开，也非常碍手碍脚。

妈妈看到我为难，就说：那么你把它挂上网，卖了吧。我挂上网后，有人出价50元新币（当时新币兑人民币是1：5），而妈妈是花了250元人民币买来的。我觉得这个价钱体现不出妈妈一路扛过来的辛劳，所以没有成交。我们将地毯铺在客厅，拍了几张照片后，就把它搁置在储藏室，几乎遗忘了。

再次搬家时，“麻烦”的地毯又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

“卖了吧，再放下去更不值钱了。”妈妈几次催促我。这已经是2017年了。“不要卖！不要卖！”读高中的儿子有了发言权。他知道，那是外婆为他而买的。于是，我把地毯卷起来，包好，放在阳台的一侧。

在现在的住家，有妈妈影子的物品还是不少的：客厅里妈妈抱着儿子在马六甲的合影，储藏室里妈妈用过的没有放掉气的游泳圈，鞋柜里妈妈穿过的各种鞋子，衣橱里妈妈挂着的衣服和手提袋，书房里甚至还有妈妈用过的老花眼镜，它们都等着妈妈再来新加坡。但是，年迈的妈妈已经不可能再坐飞机了，阳台上地毯的分量便因此变得越来越重。我庆幸没有处理掉这张大地毯，它时刻提醒着我妈妈这辈子的无穷的付出。

如今，面对这卷地毯，我无比内疚。妈妈该是多么艰难地操作了这项买地毯、运地毯的大工程，但我怎么一天也没有铺用过这卷地毯？还居然真的把它挂上网试图出售？妈妈对于我的这些举动该会多么地失望和隐忍。随着子女的长大，父母的声音在退位，可我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孝顺的孩子。

如今，妈妈的地毯住进了它专属的防潮防晒的袋子，像卫士一样站在阳台上，守护着我们。我会时不时抱抱这个暖暖的圆柱体，就好像是在拥抱着妈妈。

还有些害羞，然后就喝得慢些，转过身去，叫我哥哥的小妹，也跟着转过身去，直到锅里的糊糊都盛完了，剩下几丝锅印，他们把碗搁到灶上，走开了去，小妹回头飞快地看我一眼，闪入了里屋。我也乘着这时吃完，把碗放到灶上。姨妈把我这个上海小孩当贵客，晚饭不舍得让我吃糊糊，会烙两块麦粉饼，我说，姨妈，我也吃糊糊，她说，你不吃那个，那个不好吃，吃不饱，你吃饼！我说，好吃，我要吃，后来，她才让我吃。

所以，每次，我把碗放到灶上，姨妈照例不放心地，说，没吃饱吧，我让你不要吃！她神情里是真实的心疼。

我总是说，我吃饱了。她说，要是被你外婆和妈妈知道了，我都没有脸了。我说，姨妈，糊糊好吃的，咸菜也好吃。它们都是真正的乡下味道。

咸菜最令人觉得好吃

乡下“诗经”

梅子涵

的是嚼的时候的脆响，可我总嚼不出脆响，我为了要嚼出，坚定地认为它就是好吃！它的脆响好像是别人嚼听得出，自己嚼就听不出。之前之后在自己家吃萝卜干，吃榨菜，也总是这样，格外听得见外祖母的，就是听不见自己的。

姨妈只能依然说，明天早上煎荷包蛋给你吃！

其实，她每天早上本来就都要煎三个荷包蛋给我吃，家里的鸡生蛋，但只有我一个吃，吃三个，蛋煎好，加些水，倒点儿酱油，煮开了，连蛋带汤端到我手里。

在乡下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是盛大的，我总是端在心里，一直端到这个年代，无法放下。我没有理由放下。

去乡下玩是在暑假的时候，所以晚饭都是坐在院子里吃，喝着糊糊也乘着凉，临着长江，总会有些风，星空远远闪闪，麻雀在滩涂树林间啁啾着飞，也会停落在院子跳几下，像是闻到了糊糊味，忙忙呼呼地找，兴冲冲飞去又飞回。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的一天辛劳日子，因为这些自然光景的小音调、小情形，疲惫也来不及匆忙袭上，无人想立即落幕，转眼间，都洗好了澡。姨妈在后屋为我准备了洗澡水，一个大木盆，温热的水，是从江里挑来烧开的，飘着江水的亲切气味。鱼虾曾经在里面窜游过，也是大小船只的航道，我和外祖母正是坐着大轮从上海来，我现在坐在大轮开过的江水里，洗着身上的夏天，浑身的气味也变得亲切。

院子里左右都有半截子篱栏，姨父已经坐在篱栏前独自打着扇，遇上走过的熟人说几句他们的熟悉话，全是乡音，没有重要的内容，客套话虽是张嘴便过，却也不会轻慢、失礼，还散发出夜晚的松弛和快意。



傍晚，下班走进小区，忽然想起有个快递到了，连忙拿出手机翻看短信。果然，有一条快递取件通知，取件地址显示：小区便民服务站。服务站就在物业公司的东面，由物业公司的两间仓库改建而成。三年前我刚搬来时，并没有这个服务站，取快递都在小区最西边的丰巢快递柜。起初，入住的业主少，三排快递柜能应付小区每日的快递量。可仅仅过了一年，随着入住率的提高，所有楼栋的灯都在夜里亮起。快递柜明显不够用，常有快递件被堆放在快递柜旁边。于是，在业主们的要求下，物业公司增设了存放快递的便民服务站。

第一次走进服务站时，感觉像来到了防空洞，四面都是墙，没有窗户。一股塑料袋混合着纸箱的干燥气味扑鼻而来，6个两米多高的金属架子上挨个

我躺在晾床上，吃着姨妈给的炒蚕豆。姨妈在晾床边补纳着衣物，小妹靠着她。哥哥弟弟总是坐不定地没了踪影，蛮好看的姐姐已经快快地洗完全家的衣服，晾上院中竹竿。她上过初中，有文艺爱好，喜欢吹口琴，晾衣服的竹架子前是她固定的座席，背对着我们，用单音吹着旋律，都是电影里的歌曲。节拍不很准，摇晃着会松开，没有太高的音，也没有低沉，总是吹在一根平平的直线上，就像跳着舞，再怎么也不会停下。穿着的衬衣昨天是白的，今天是蓝的，没有另外的颜色，都很旧。每晚都不放弃，固执地沉浸，像是要把自己种进曲调和声音里，长着心里的梦，盼着天边的远。上过初中的知识平岁，半截子篱栏是围不住的，满心里的美丽往哪儿寄呢，飞上天空还是会落下。稻田、麦田、棉花地、玉米林子，每晚的玉米糊，哪一条路才是精神的行径，哪一个平平直直的音里又没有她的精神行径，谁看得见，她自己看得清吗？那样的年纪，谁会不吹自己的“口琴”，虽是平平一条直线，暗暗起伏的莫不都像一条小江流！有一天，从哪儿跳来晾衣架边的一只蟋蟀，突然弱弱地叫开，像是也有些害

羞，两个旋律岔开了进行，等同于没有排练过的合奏，虽滑稽，却是另一番优美，连续好几天相持默契，突然地，蟋蟀又离开，去别处唱了，又剩下姐姐的单音……

这些都是我的乡下“诗经”，平铺直叙，无难字深句，记住情景，就忘不了整首。最质朴的生命和美的动静在其间，我禁不住会想起和自语，笔尖滑向它……我在姨妈家住过两次，写在方格子里的已分不清是哪次，美是会合拢的，只要都属于我。

有一年，姐姐到上海来学习缝纫，住在我家。她带了鸡和蛋、鱼干和花生，她对妈妈说：“弟弟喜欢吃糊，我说，那个东西带不出手。”学完后，她返回老家，妈妈买了很多东西让她带着，我向外祖母要钱，外祖母说：“你要钱做什么？”我说，我想买东西给姨妈和妈妈。

我买了一包绿豆糕，买了一把国光牌口琴，还有两卷好看的水果糖给小妹……我和外祖母一起把姐姐送到十六铺码头，上船前，外祖母给了姐姐钱，让她在船上要吃饭，不要节省。

我们看着大轮离岸，看见几只江鸥绕着大轮飞，我对外祖母说：“我想到乡下去玩！”

新西兰风情小镇

这个姓丁的青年人租房在这个小区已经好多年了，他在一家大型超市做理货员，生活简简单单。他的最大爱好是买连环画，然后堆在家里，吸引小区里的小孩来看。

小丁的图书室不收费，每次小孩头头，脚碰脚在他的房间里看连环画的时候，小丁的眼睛里就会露出欣喜。时间一长，知道的人就多了，也吸引了媒体来采访。问他为什么如此专注此事。小丁说，喜

屋子小，闷不闷？她笑答道：没人来的时候可以刷手机，不过中午忙得很，快递都是中午时集中到，需要扫码贴标签、整理上架。我看着置物架上码得整整齐齐的快递件，袋装的排成一排，盒装的按大小叠放，打心底里佩服她的仔细周到。

“五一”前夕，我去取快递时没有看到她的身影。服务站里的快递件随意摆放，乱作一团，像一个缺了女主人的家。不少业主站在置物架前抱怨着，找来找去都没看到自家的快递。倒是便民站的人口处多了一张木桌子，上面架了台自动扫描仪。面对这个新式“武器”，我和许多业主一样，压根没准备好。

听知情的邻居说，因为隔壁小区的

清早的阳光亮晃晃地照在山坡上，刚才上山时还能感觉到的那淡淡的似有若无的雾气正在慢慢退去，白色的房屋从山脚一路建上来，密密匝匝，却并不显得拥挤，远处海天交映，将这座大西洋上的海岛衬托得格外亮丽。从蒙特(Monte)高地往下看，首府丰沙尔(Funchal)尽收眼底。

下山的途径有很多，但是最为著名、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却是一种独特的交通工具——筐式滑板，这不仅仅是马德拉(Madeira)岛的特色，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。今天，我们就准备坐在筐筐里，滑下山去。

这筐子是柳条编的，看上去有点像过去老式敞篷马车的车厢，里面可以坐两到三个人，“车厢”下面没有轮子，而是装有两根雪橇似的纵向滑行板，上系两根绳索，由两位纤夫牵引。纤夫们统一穿着，上身是白色亚麻衬衫，下面是黑色的长裤，头上一顶草帽，草帽中间有一圈黑色的布条，上面是“马德拉”的字样。这时，我们的纤夫正把筐子摆正，做就位状，然后握紧绳索，左右站好，等待我们“上筐”。

站稳之后，望着眼前被滑得光溜溜的几乎可以照得出人影的路面，心里开始打鼓，正犹豫着敢不敢把手掏出出来，筐子就已经倏地滑了出去，纤夫们先是从后面推着筐子奔跑加速，然后轻盈地跳上滑板，整个筐子就箭一般地冲下山去，一时间，耳边是哗啦啦的风声，路两边的房屋矮墙树木飞速地掠过，前方的大海如画一般地呈现在眼前，却没有空儿去欣赏。

到了转弯处，纤夫们用脚刹车减速，有时刹车比较猛，我们的筐子就会打一个转儿，然后横过来对着下方的路，那感觉像是在坐过山车，很刺激，但是有惊无险。两公里的路有急转弯，也有相对平缓的路段，这时纤夫们就从前面牵拉着筐子，走过这一小段平路，然后再次起步飞奔。当筐子最后被拉进终点站的时候，我们依然意犹未尽，只怨这路为什么不再长一点儿。

在山下等车进城的当儿，和一位纤夫攀谈了几句，他三十多岁，络腮胡子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他只会说葡萄牙语，笑着指着自己的鞋底，然后又指指停在面前的大卡车的轮子，我们这才注意到，那鞋底是车轮般厚厚的橡胶，带有类似的又粗又深的花纹，怪不得他们能够在时速近五十公里的时候用鞋底急速刹车转弯呢！

说话间，大卡车上已被陆续装满了刚刚下山来的筐子，纤夫们也灭掉手中的烟，坐上卡车，然后这辆满满登登的卡车就又开上山去，准备下一轮的滑行。这种筐式滑板因其独特，给人新颖的感觉，但实际上，这是马德拉岛上的一种传统的交通工具，从1850年左右至今，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。在其运行之初，岛上就有了蒸汽发动齿轮牵引的机车用于上下山，现在更是有了缆车等更多更方便的交通工具，但是坐筐筐却作为一项有趣的传承保留了下来，在岛上随处可见的瓷砖画上，不时可以看见旧时的淑女绅士，身着花边长裙，或是头戴礼帽，乘坐筐筐滑下山的场景。

正午的阳光照在身上，已有几分炽烈，下次来马德拉，一定还要再去坐一回筐筐。

小丁的连环画

詹政伟

欢。他说他从小就喜欢连环画。他爸也喜欢，是爸爸带着他进入到这个领域的。但爸爸车祸走了，他热爱连环画的劲头有增无减。他能把每一本连环画的出版年份搞得清清楚楚，也能把每一本连环画里的人物的来龙去脉了解得一清二楚。

服务站在不到人，工作人员去了那里帮忙。服务站的无人管理弄得大家心慌惶，我更是叮嘱家人，最近不要网购，避免快递被拿错。今天是我节后的第一次到货取件，为了做好快递会被取错的心理准备，我边走边对自己说：19元的小物件，如果丢了就丢了。然而，当我走进服务站时，眼前的景象焕然一新。置物架被擦得干干净净，在日光灯的照耀下发出闪亮的金属光芒，上面的快递件陈列得像一队队整齐的士兵，熟悉的感觉回来了。一个温和的声音迎上来，如第一次见面时说道：“你按取件码找。”

新360行

责编：沈琦华

清早的阳光亮晃晃地照在山坡上，刚才上山时还能感觉到的那淡淡的似有若无的雾气正在慢慢退去，白色的房屋从山脚一路建上来，密密匝匝，却并不显得拥挤，远处海天交映，将这座大西洋上的海岛衬托得格外亮丽。从蒙特(Monte)高地往下看，首府丰沙尔(Funchal)尽收眼底。

下山的途径有很多，但是最为著名、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却是一种独特的交通工具——筐式滑板，这不仅仅是马德拉(Madeira)岛的特色，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。今天，我们就准备坐在筐筐里，滑下山去。

这筐子是柳条编的，看上去有点像过去老式敞篷马车的车厢，里面可以坐两到三个人，“车厢”下面没有轮子，而是装有两根雪橇似的纵向滑行板，上系两根绳索，由两位纤夫牵引。纤夫们统一穿着，上身是白色亚麻衬衫，下面是黑色的长裤，头上一顶草帽，草帽中间有一圈黑色的布条，上面是“马德拉”的字样。这时，我们的纤夫正把筐子摆正，做就位状，然后握紧绳索，左右站好，等待我们“上筐”。

站稳之后，望着眼前被滑得光溜溜的几乎可以照得出人影的路面，心里开始打鼓，正犹豫着敢不敢把手掏出来，筐子就已经倏地滑了出去，纤夫们先是从后面推着筐子奔跑加速，然后轻盈地跳上滑板，整个筐子就箭一般地冲下山去，一时间，耳边是哗啦啦的风声，路两边的房屋矮墙树木飞速地掠过，前方的大海如画一般地呈现在眼前，却没有空儿去欣赏。

到了转弯处，纤夫们用脚刹车减速，有时刹车比较猛，我们的筐子就会打一个转儿，然后横过来对着下方的路，那感觉像是在坐过山车，很刺激，但是有惊无险。两公里的路有急转弯，也有相对平缓的路段，这时纤夫们就从前面牵拉着筐子，走过这一小段平路，然后再次起步飞奔。当筐子最后被拉进终点站的时候，我们依然意犹未尽，只怨这路为什么不再长一点儿。

在山下等车进城的当儿，和一位纤夫攀谈了几句，他三十多岁，络腮胡子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他只会说葡萄牙语，笑着指着自己的鞋底，然后又指指停在面前的大卡车的轮子，我们这才注意到，那鞋底是车轮般厚厚的橡胶，带有类似的又粗又深的花纹，怪不得他们能够在时速近五十公里的时候用鞋底急速刹车转弯呢！

说话间，大卡车上已被陆续装满了刚刚下山来的筐子，纤夫们也灭掉手中的烟，坐上卡车，然后这辆满满登登的卡车就又开上山去，准备下一轮的滑行。这种筐式滑板因其独特，给人新颖的感觉，但实际上，这是马德拉岛上的一种传统的交通工具，从1850年左右至今，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。在其运行之初，岛上就有了蒸汽发动齿轮牵引的机车用于上下山，现在更是有了缆车等更多更方便的交通工具，但是坐筐筐却作为一项有趣的传承保留了下来，在岛上随处可见的瓷砖画上，不时可以看见旧时的淑女绅士，身着花边长裙，或是头戴礼帽，乘坐筐筐滑下山的场景。

正午的阳光照在身上，已有几分炽烈，下次来马德拉，一定还要再去坐一回筐筐。

小丁的连环画

詹政伟

小丁有个规矩，不让成年人上门，也不让他们看连环画，他的解释是，小孩子天性好奇，富有想象力，能在连环画里找到乐趣，而对于成年人，他们是不会投入的。事实也如小丁所言，那些经常去他小屋看书的孩子，普遍知识面比较宽广，而且作文也写得生动。别人都觉得小丁怪，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小丁却不在乎别人的目光，还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服务站在不到人，工作人员去了那里帮忙。服务站的无人管理弄得大家心慌惶，我更是叮嘱家人，最近不要网购，避免快递被拿错。

今天是我节后的第一次到货取件，为了做好快递会被取错的心理准备，我边走边对自己说：19元的小物件，如果丢了就丢了。然而，当我走进服务站时，眼前的景象焕然一新。置物架被擦得干干净净，在日光灯的照耀下发出闪亮的金属光芒，上面的快递件陈列得像一队队整齐的士兵，熟悉的感觉回来了。一个温和的声音迎上来，如第一次见面时说道：“你按取件码找。”

十日谈

住宿设计师，为中国的度假产业找到和搭建这样一个高标准的供应链。

责编：沈琦华

趣味传统

